

中国居民财经素养白皮书

(2018摘编版)



北京师范大学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中心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人们参与经济金融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人们接触到的财经信息越来越多，人们需要做的财经决策也越来越多。培养和提高财经素养对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都有着重要意义。为了准确地了解和评价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水平，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北京师范大学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中心基于国际研究成果和我国的国情，提出了评价中国居民财经素养水平的理论框架，并于 2018 年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居民财经素养调查。

该框架以居民的财经福祉为目标导向，从财经知识、财经应用能力和财经价值观的评价维度，设计了中国居民财经素养调查问卷，采用了依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 5000 人的大规模实地抽样调查。样本涵盖所有省区市（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样本选择按城乡、性别、年龄三个因素进行配额处理，能够较好地代表我国居民的实际构成。

根据调查数据，我们从财经知识、财经应用能力和财经价值观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根据这三个评价维度采用了包括主客观财经知识、预算计划、物质主义等在内的 15 个量化评价指标，通过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构建了中国居民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得到

该指数的平均值为 57.81。结合可比较的其它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对应该量化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我国居民在财经知识水平方面明显偏低。在评价财经应用能力的指标上，与世界银行所调查的七个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居民在量入为出、支出监控、收支平衡、应对意外支出、储蓄和未来态度上得分占优，但在预算计划、信息使用、冲动控制和成就导向指标上得分仍有差距。在财经价值观方面，我国居民呈现了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以及显著的认同金钱是成功象征的倾向。

我们还分析了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在中国居民人口统计特征和地理区域分布上的异质性，发现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就业情况对该指数得分有显著影响；城乡差异对财经素养指数得分也有显著影响，城镇居民的财经素养指数得分与乡村居民相比明显较高；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财经素养指数得分要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具体到各省市、自治区，北京、广东和海南等地区居民呈现了相对较高的财经素养指数得分。最后，我们通过分析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得分与中国居民财经福祉的因果关系，验证了中国财经素养综合指数的有效性。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对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水平有了基本了解。从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居民对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财经社会特征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居民的财经素养综合水

平亟需提高，以促进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推动消费内需不断扩大，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市场驱动力。由此，我们建议：成立提升财经素养教育的负责机构，建立多层级的财经素养培养体系，注重财经素养培养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合，以推动财经素养教育的普及和我国居民财经素养水平的提升。

致谢：本调查及白皮书写作得到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的指导，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VISA 公司和中国财富网财商 APP 的支持。

一、财经素养：概念、内涵和意义

在当今社会中，随着人们参与经济金融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人们接触到的财经信息越来越多，人们需要做的财经决策也越来越多，小到日常收支，大到买车买房、教育投入等。从个体的角度，财经决策涉及的财务状况变动幅度较大，对个人和家庭的福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个人和家庭的财经福社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的竞争力。

（一）概念和内涵

“财经素养”在英文中所对应的相关用词最常见是“financial literacy”，其刚提出时，主要指财经知识以及对财经知识的理解。随着研究和应用的深入，人们很快发现仅仅是知识层面无法代表该领域所包含的内容，财经知识对财经行为的解释力并不足够，拥有财经知识并不意味着能够在实际场景中加以应用。于是，财经素养的概念内涵逐渐由知识层面扩大到应用能力层面。一些国家和组织运用了财经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一词来代表该概念内涵，过去的一些研究也侧重于将财经能力作为人们财经决策行为的关键影响变量。但财经能力本身是一个认知层面的概念，研究进一步发现一些非认知因素如财经决策信心、财经态度等对人们的财经决策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而这些非认知因素的核心就

是财经价值观，它是态度的核心和基础，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机制。财经价值观对于个体的财经决策行为起到了导向作用。由此，基于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财经素养的内涵应包括三维度的核心构成：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财经价值观。

与其它素养相比，财经素养最大的不同就是与行为的连接。作为财经决策行为的目的和结果，所实现的财经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是体现财经素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财经素养可以定义为：是财经相关知识、应用能力和价值观的综合体，使个体能够对面临的财经问题进行合理分析、判断和决策，以提升个体和家庭的福祉。

（二）发展财经素养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财经素养与金融行为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可以用来解释各种金融决策。高财经素养者更可能预先计划、储蓄，做出负责任的财经行为；能更大程度地抵御收入和支出变化的冲击，减少债务违约；能采取更合适的方式应对市场变化，管理可能的风险。由此可见，良好的财经素养会导致个体财经决策行为产生积极改变，对个体和家庭福利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从中长期角度来看，提高财经素养还可以促进低收入阶层跃迁至中高收入阶层，减小社会贫富差距。

总体来看，财经素养对个体金融决策行为、经济福利以

及社会福利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发展财经素养对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都有着重要意义。了解和提升居民的财经素养成为政策制定者预防和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对策之一。

二、调查结果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我们从财经知识、财经应用能力和财经价值观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在财经知识方面，尽管多数人主观上对自己的财经知识比较有信心，但总体上在财经知识测试上正确率较低，居民的客观财经知识水平亟需提升。

在财经应用能力方面，我们从日常财务管理、财务规划、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财务决策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积极的方面是：日常财务管理上，我国居民的用钱计划性较强；在购买了生活必需品后，多数人会有余钱；并且多数人会将余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使得多数居民不会缺钱购买必需品；信用卡的拥有者在过去两年中从未有迟缴应还款行为；在财务规划上，多数居民没有债务；多数居民能够做好准备应对意外支出；有较多的居民知道通过购买如医疗、重疾等保险，以防备疾病、受伤或残疾等意外情况。

不足的方面在于：对于家庭可供开支的钱，多数居民仅

是有大致印象，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也使得有较高比例的受访居民会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在金钱计划的前瞻性上，多数居民还是习惯于做中短期计划；在财务决策上，有较大比例的居民还没有搜集信息或征求建议的习惯；并有较大比例的居民存在财务决策规避行为。

在金融工具的使用上，我国居民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储蓄”特征：为维持收支平衡，居民常用的途径是储蓄；对于养老策略，选择最多的途径也是储蓄；在为子女规划准备上，为子女存款是主要选项；居民拥有最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是银行储蓄和保险。

此外，居民使用最多的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银行的储蓄利率、费用，以及银行的信誉对居民选择开立银行账户影响最大；而对于从银行贷款的选择，除了这两个因素外，还有银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距离的便捷等。在支付方式上，目前较大比例的居民已习惯于在线支付。对于财务建议的咨询，家人或朋友，以及银行或金融专业人士是主要的咨询对象。

在财经价值观方面，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物质主义倾向明显，其中年轻者较为突出；在金钱态度上，我国居民总体上对金钱有较谨慎的态度；在情感层面存在将金钱恶魔化的情绪倾向；在认同金钱是成功象征上倾向明显。

三、中国居民财经素养综合指数的构建

(一) 模型指标

根据财经素养三维度核心构成：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财经价值观的理论模型，通过文献研究、焦点小组访谈和专家访谈，选择如下表所示变量作为构建财经素养综合指数的构成指标。这些变量的赋值，一部分来自于问卷的初始测量，其它则通过构建派生变量的方式获得。

表 1 测量变量列表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财经知识	客观财经知识	客观财经知识问卷的正确率
	主观财经知识	对自己财经知识水平的评价
财经应用能力	预算计划	包括资金计划频率、精确度和坚持性
	量入为出	缺钱原因、借钱买食物等必需品频次、借钱还债频次、借钱的承受能力
	支出监控	知晓花费资金、知晓可用资金
	信息使用	重要决策时能获取信息、能从其他人的财务决策失误中学习，能自律以避免信息带来的诱惑
	收支平衡	在购买食物等必需品前购买非必需品的频次；即使知道无力承担也要购买非必需品的频次
	应对意外支出	对能否应对意外支出的担忧程度
	储蓄	为未来存钱，试图定期存钱，为紧急或意外支出做储备
	未来态度	计划未来财务目标、计划未来财产使用、考虑为未来坚持预算而采取措施
	冲动控制	决策前思考程度，决策时考虑成本和收益，决策时减少情感影响
财经价值观	成就导向	机会寻求、追求梦想、努力工作
	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测量量表 (5 题)
	金钱态度	金钱态度简版量表 (6 题)，包括金钱使用、金钱喜恶、成功象征三个要素

(二) 核心成分得分

采用主成分法对以上财经素养的测量指标进行主成分

提取。在识别了主成分后，将各主成分对应的测量指标单独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计算各调查对象在该成分上的得分：

$$S_{ic} = w_{c1}z_{i1} + w_{c2}z_{i2} + \dots + w_{ck}z_{ik}$$

S_{ic} 是第 i 位被调查对象在主成分变量 c 的得分值。 k 为主成分对应的测量指标数量，权重 w 是得分系数，反映了每个测量指标对主成分变量 c 的重要性或解释能力。

各主成分对应测量指标的权重由主成分分析产生的得分系数矩阵得到。如果主成分对应测量指标少于三项，则该成分得分由测量指标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由此得到的因子载荷和得分系数见表 2。

以上得分为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的标准化值。为便于比较分析，通过引入虚拟极端值（代表在各测量指标中最高者和最低者），将主成分得分进行如下极差转换为百分制的值：

$$SS_{ic} = \frac{S_{ic} - \min}{\max - \min} \times 100$$

表 2 财经素养核心成分得分

成分	成分得分均值 (标准差)	测量指标	载荷	得分系数
财经知识	40.138 (15.493)	客观知识正确率	.500	.500
		主观知识	.500	.500
预算计划	53.300 (24.128)	计划频率	.947	.377
		计划精确度	.948	.378
		计划坚持	.846	.337
量入为出	82.334 (23.969)	缺钱原因	.805	.307
		借钱买食物	.918	.350
		借钱还债	.686	.262
		借钱承受力	.814	.310

支出监控	55.605 (27.530)	知晓花费	.500	.500
		知晓可用钱	.500	.500
信息使用	56.061 (21.181)	获取信息	.931	.437
		错误学习	.792	.371
		自律	.798	.375
收支平衡	75.072 (32.202)	购买非必需品频次	.500	.500
		购买非必需品程度	.500	.500
应对意外支出	70.565 (35.930)	对应对意外支出担心	1.000	1.000
储蓄	59.949 (21.822)	试图存钱	.846	.416
		试图定期存	.839	.413
		试图储备	.782	.385
未来态度	54.418 (19.156)	未来财务目标	.741	.448
		未来财产使用	.760	.459
		未来预算坚持	.726	.439
冲动控制	58.876 (20.582)	决策思考	.930	.465
		决策经济分析	.776	.388
		决策情感控制	.731	.365
成就导向	56.588 (21.704)	机会寻求	.695	.360
		追求梦想	.930	.481
		努力工作	.765	.396
物质主义	51.974 (18.874)	奢华物质	.714	.371
		已有物质与生活	.674	.350
		喜欢奢侈品	.683	.355
		期望物质与生活	.704	.366
金钱态度_用钱	58.961 (20.084)	金钱预算	.500	.500
		用钱谨慎	.500	.500
金钱态度_情感	55.613 (26.398)	金钱邪恶	.500	.500
		金钱恶魔	.500	.500
金钱态度_成功	58.459 (24.663)	成功象征	.500	.500
		成就代表	.500	.500

从以上主成分的得分结果来看，我国居民在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和应对意外支出方面有较高的得分，体现了较好的“守财”观念。但在其它方面，特别是涉及财产管理，如预算计划、支出监控、信息使用、冲动控制等得分不高，“理财”能力有待提高。在面向未来的跨期准备和决策时，如未来态度、成就导向等，表现也相对保守，“用财”意识有待加强。

另外，财经知识水平普遍较低，财经相关教育亟需普及。

（三）构建财经素养综合指数

1、综合指数计算

以各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分别乘以各成分得分，累加得到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得分。计算结果如下：

表 3 居民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得分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值	极小值	极大值
5000	57.81	8.50	57.46	23.86	93.04

以上结果显示，中国居民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得分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指数平均值为 57.81，标准差为 8.50，说明中国居民财经素养水平总体上并不高，有较大提升空间。

2、综合指数的人口特征异质性

在得到财经素养综合指数的得分数据以后，可以进一步观测得分数据在不同年龄、性别、教育、收入水平、以及就业情况等群体中的分布差异。

结果显示，在人口特征异质性方面，男性和女性居民在财经素养综合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年龄因素对财经素养得分影响明显，除了老年人（60 岁以上），各年龄组与财经素养得分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30 岁以下年轻人与财经素养得分是负相关，这与该群体一方面在学校阶段缺乏财经素养教育，另一方面又缺少生活经验积累有关。同时也说明，该群体亟需提高财经素养水平。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财经素

养得分负相关，说明财经素养并非知识的积累。财经素养有很强的实践导向性，低教育学历者可能更早地参与到经济生活中，积累更丰富的财经决策实践经验。

此外，收入水平对财经素养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高，财经素养综合得分也越高。有子女需要抚养对财经素养得分有边际负相关影响。除了学生群体和自谋职业者群体外，居民的就业情况总体上对财经素养得分影响显著。待业者、非正规部门聘用者、务农人员、家庭主妇和退休群体与财经素养得分负相关，只有正规部门聘用者正向显著影响财经素养得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财经教育对财经素养得分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已有的财经教育并不系统，且侧重于知识传授有关，而侧重于知识的财经教育对后续行为的影响通常是微弱的。

3、综合指数的地理区域异质性

在地理区域异质性方面，首先城乡差异对财经素养得分有显著影响，城镇居民的财经素养得分相对乡村居民要高，这可能得益于城镇金融网点较多，居民接受到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较多，对财经问题了解也较为深入。其次，在经济区域方面，如表 4 所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财经素养得分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这说明了经济环境对财经素养得分有显著影响。而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比较则显示，尽管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中部地区，但居民的财经素养综

合指数反而低于中部地区。这同时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必然地带来财经素养水平，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财经素养培养存在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问题。最后，具体到全国的各省市、自治区，北京、广东、海南等省份呈现出相对较高的财经素养综合得分。

表 4 地理区域异质性对居民财经素养综合指数的影响

经济区域	省份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东部地区	北京	63.52	9.80	50
	福建	57.25	9.82	150
	广东	62.20	7.06	400
	海南	67.29	8.98	100
	河北	58.95	6.04	250
	江苏	54.16	9.88	300
	辽宁	56.86	9.16	200
	山东	53.51	7.80	350
	上海	59.10	4.40	50
	天津	57.23	6.47	50
	浙江	58.66	5.51	200
	东部总计	58.10	8.77	2100
中部地区	安徽	57.38	7.23	250
	河南	60.81	7.40	350
	黑龙江	54.51	8.29	100
	湖北	61.21	7.96	200
	湖南	58.67	7.80	250
	吉林	52.98	6.79	100
	江西	60.08	8.82	200
	山西	59.16	9.65	200
		中部总计	58.87	8.31
西部地区	甘肃	52.88	5.44	100
	广西	58.09	8.12	150
	贵州	58.49	4.15	100
	内蒙古	55.81	8.16	100
	宁夏	57.38	5.84	50
	青海	58.95	7.07	50
	陕西	52.94	8.44	150
	四川	54.37	8.29	250
	西藏	55.82	6.37	50
		新疆	57.42	8.05

	云南	59.55	7.70	100
	重庆	54.88	9.57	100
	西部总计	55.91	7.97	1250

4、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对财经福祉的影响

培养财经素养的目的是实现财经福祉，财经福祉包括两个核心维度：当前的财务管理压力，和对未来财务安全的预期。基于过去的研究，我们构建了以下财经素养与财经福祉的关系模型。在该模型中，财经素养一方面直接影响当前的财务管理压力和对未来财务安全的预期，另一方面也通过当前财务管理压力对未来财务安全预期产生影响。为验证财经素养综合指数的有效性，我们通过调查中测量居民的财经福祉，可以进一步探寻和验证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得分与财经福祉之间的关系。

表 5 财经素养对财经福祉影响的回归结果

预测变量	当前财务管理压力	未来财务安全预期
财经素养得分 (F)	-.025 (-.368) ***	.019 (.240) ***
当前财务管理压力	—	-0.480 (-0.412) ***
控制变量		
地区 (region)	-.019 (-.016)	.036 (.026) **
性别 (gender)	.021 (.018)	.002 (.001)
年龄 1 (age1)	—	.041 (.028) **
年龄 2 (age2)	.051 (.040) **	—
年龄 3 (age3)	.048 (.031) **	-.007 (-.040)
年龄 4 (age4)	.026 (.016)	.026 (.014)
年龄 5 (age5)	.170 (.047) ***	-.106 (-.025) **
教育 (education)	.001 (.003)	-.004 (-.009)
收入 (income)	.008 (.014)	-.029 (-.044) ***
子女抚养 (children)	-.004 (-.004)	-.010 (-.007)
就业情况 1 (employment1)	-.020 (-.007)	.026 (.008)
就业情况 2 (employment2)	-.089 (-.036) ***	-.057 (-.020)
就业情况 3 (employment3)	.043 (.037) ***	—
就业情况 4 (employment3)	-.033 (-.018)	.020 (.009)
就业情况 5 (employment5)	-.044 (-.028) *	.011 (.006)
就业情况 6 (employment6)	-.033 (-.012)	-.051 (-.016)
就业情况 7 (employment7)	.019 (.007)	-.052 (-.017)

就业情况 8 (employment8)	-.095 (-.030) **	-.058(-.016)
经济环境 (economics)	.027 (.036) ***	-.004 (-.004)
财经教育 (financial_edu)	.038 (.013)	-.039 (-.011)
调整 R2	.133	.302

注：以上值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标准化系数。* $p < .10$; ** $p < .05$; *** $p < .01$ 。

以上结果显示，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对居民的财经福祉有较好的预测性。在控制了地区、年龄、收入等人文特征变量后，财经素养得分仍显著影响了财经福祉的两个核心构成。其中，财经素养得分对当前财务管理压力产生负向效应，对未来财务安全预期有正向效应。说明财经素养越高，当前的财务管理压力就会越小，对未来的财务安全预期则越高，从而提升了人们的财经福祉。

(四) 综合指数解读

综上所述，中国居民财经素养综合指数反映了居民在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财经价值观三方面维度的量化综合水平。从目前调查得到的结果数据来看，中国居民财经素养综合得分为 57.8（满分为 100）。由于本次调查是国内外第一次从三个维度综合量化评价居民的财经素养水平，无法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也不能直接与其它国家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因此该指数得分代表着什么样的财经素养水平，我们需要将该综合指数得分分解为表 2 所示的核心成分得分，与采用同样或近似测量的代表性研究中的对应指标数据进行对比。

具体地，在财经知识方面，主观财经知识得分与相关研究中样本群体的得分没有明显差异。而客观财经知识得分

（正确率）只有 36.08%，相关研究中来自美国的样本群体采用了同样的财经知识测试题，其平均得分为 56.48%，我国居民的客观财经知识得分显著较低。其它的研究中，采用类似测试问卷的样本群体的财经知识得分也明显较高。

在财经能力方面，我们与世界银行所完成的一项研究进行比较。该研究由世界银行在亚美尼亚、哥伦比亚等七个中低收入国家调查完成，采用了同样的十个财经能力评价维度。从表 6 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居民在量入为出、支出监控、收支平衡、应对意外支出、储蓄和未来态度方面要优于这些国家的平均值。其中，在量入为出和储蓄方面，我国居民得分要优于所有这些国家，“守财”特征比较突出。但我国居民在财经能力的预算计划、信息使用、冲动控制和成就导向这四个维度有明显差距，“理财”和“用财”能力需要提升。

在财经价值观方面，我国居民在物质主义方面的平均测量得分为 3.62，明显高于一项研究中来自美国样本群体的平均测量得分 3.35¹，体现了较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在金钱态度的三个维度上，我们与一项研究中的对应数据进行了比较，该研究的样本群体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台湾。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在认同金钱是成功象征方面的平均测量得分是 3.34，明显高于该样本群体的平均测量得分 2.81²，金钱象征成功的态度倾向突出。

¹ 对比的物质主义得分数据 3.35 源自采用相同量表的 Netemever et al. (2017) 的样本。

² 对比的金钱态度得分数据 2.81 源自采用相同量表的 Tang, Furnham, & Davis (2002) 的样本。

总体上，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较短，加上缺乏财经素养教育，我国居民目前的财经素养综合得分并不理想，尤其是在核心构成的一些维度得分落后明显，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来说，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体现为：财经知识水平较低，“守财”能力突出，“理财”和“用财”能力不足，财经价值观亟需引导。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历史的原因。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相对较短，居民对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财经社会特征认识不足。而传统文化中“德本财末”等思想影响深远，导致了对财经素养的忽视；二是教育的原因。我国的绝大多数中小学校没有相关课程设置，缺乏针对学生的财经素养教育。即使在大学，除了相关专业有财经方面的课程，多数学生也没有接收到财经素养相关教育。因此，要改变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现状，应通过财经素养教育、行为干预等途径重点提高居民的财经知识水平，着重增强居民的预算计划、信息使用、冲动控制能力和成就导向，培养和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更为积极的财经价值观。

表 6 中国居民与中低收入国家财经能力得分比较

成分	预算计划	量入为出	支出监控	信息使用	收支平衡	应对外支出	储蓄	未来态度	冲动控制	成就导向
中低收入国家	65.04	76.24	47.09	72.59	74.76	65.01	45.26	39.9	63.23	84.3
中国	53.3	82.33	55.61	56.06	75.07	70.57	59.95	54.42	58.88	56.59
对比	低	高	高	低	高	高	高	高	低	低

注：中低收入国家包括：亚美尼亚、哥伦比亚、黎巴嫩、墨西哥、尼日利亚、土耳其、乌拉圭等七国，数据来源于 Kempson et al. (2013)。

三、调查结论和建议

（一）调查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得出关于中国居民财经素养水平的结论如下：

居民的财经知识水平方面明显偏低；居民的财经应用能力在量入为出、支出监控、收支平衡、应对意外支出、储蓄和未来态度等“守财”维度得分占优，但在预算计划、信息使用、冲动控制和成就导向等“理财”和“用财”得分差距明显；居民的财经价值观有“物质”和“金钱成功”倾向。

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就业情况对财经素养指数得分有显著影响；城镇居民的财经素养指数得分与乡村居民相比要明显较高；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财经素养指数得分要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二）建议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经济正经历着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型。居民的财经素养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随着居民财经素养的提升，居民的财经决策能力不断加强，居民由“守财”转向“理财”和理性“用财”，居民的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推动着消费内需的不断扩大，从而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市场驱动力。而从我国居民现有的财经素养状况来看，它将对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形成制约，从而影响消费内需的扩大，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因此，我们认为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水平。具体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 成立提升财经素养教育的负责机构

从调研结果来看，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综合水平亟需提高。尽管国外尚无对应的综合指标进行比较，但从一些核心构成指标的比较可以看到我们居民的财经素养水平是落后的。这说明普通百姓对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财经社会特征是认识不足的。加上相关教育的缺失，使得我国居民的财经素养普遍不高。然而，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活中离不开“财”，几乎每天都要接触财经信息，进行财经决策。提高财经素养不仅重要，而且迫切。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经财经素养教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进行普及和推广。而目前我国针对财经素养的专业研究及推广机构较少、力量分散、基础薄弱，应当设立专门的督导机构，整合国家及地方科研机构、高水平大学、行业企业等相关力量，优化资源，搭建平台，创新机制，推动财经素养教育政策与理论的研究，有效提升教育实践效果。根据国际上已系统开展财经素养教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其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府推动，从国家层面成立督导机构，设计实施

方案和制定政策，组织制定标准，要求或鼓励学校、社区、企业和个人参与到财经素养教育活动中。

2. 建立多层次财经素养培养体系

已有的研究显示，现有的一些商业机构所开展的财经素养教育效果并不显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财经素养内涵的界定不清晰，这也导致了从业者对于财经素养培养应该培养什么、如何培养、怎么评价，以及什么时候培养的困惑。从财经素养的内涵来看，财经素养的构成涵盖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财经价值观三个维度。然而，这些维度的培养内容、方式，以及培养的年龄阶段都是不同的。例如，对于财经价值观来说，其更多是内隐的，无具象外显但可感知的价值观念，对于这方面的培养更多地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过程，需要结合生活中的财经相关实践进行引导，并通过定性、形成性评价的方式进行评估。而价值观的形成从幼儿时代就开始了，所以父母及家庭的作用在孩子财经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十分突出。对于财经能力来说，许多基础构成如自我控制、自我效能、延迟满足等人格特质的最佳培养时期是儿童或少年阶段，其最佳培养方式并非知识传授，而是需要通过更多地参与一些相关的实践活动，通过体验形成良好行为习惯，培养相应的财经相关能力。而对于财经知识的学习，需要注重知识结构的系统性、知识内容的迭代性，以及知识的应用迁移。总体上，鉴于财经素养构成内容的复杂性，需要就具

体的构成维度，针对性地设计和搭建培养体系。

3. 注重财经素养培养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合

根据国际经验，财经素养培养在很多方面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例如，在欠发达地区提供和推广金融产品和服务，不仅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对象和市场，也会提高服务受众的财经知识水平，提升储蓄、信息使用等能力，从而提高居民的财经素养，促进财经福祉的增加。然而，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可能对人们的财经素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信用卡、网络借贷等借贷工具的普及，可能会对财经素养构成的量入为出、冲动控制、预算计划等能力产生负面效应。随着技术的发展，金融产品和服务趋向复杂化、场景化和便捷化，进一步对于人们的信息处理、知识学习和理性决策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应以服务受众的财经素养水平为基础，注重财经素养的培养和提升，以提高人们的财经福祉为目标，建立联动关系。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一方面应重视和推动财经素养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在设计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应结合服务受众的财经素养水平，设置可能导致非理性财经决策行为的行为干预点，例如风险提醒、默认选项、支出限制等。使普惠金融在满足社会各阶层需求的同时，更有效地促进广大人民财经福祉的提升，促进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

